

陸宣公文集卷第九

奏議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商量處置實叅事體狀

奏議實叅等官狀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古巨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閭
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
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
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万諸

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殺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脩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羨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

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

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弃信忤盟箴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引其懼心結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即序周之于壤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

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宗徽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

迴紇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賸竭力蚕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
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
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
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
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
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戢斯之由夫制敵行師
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
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
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項屬多故人
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覆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
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

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
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
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
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
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
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
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
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
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虽
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屬時勢以
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
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

齊師徒擢德以佐威能適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
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
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
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
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漸蹊隊壘軍
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万全不
謀非百尅不鬪被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
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候之使其勇无
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
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
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
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

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
持戈矛以蹲授殺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
殺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
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人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
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二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
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
於遙制臣請為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
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
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
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
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
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又勢異從權非物理所

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
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
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
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
者必量其情習辨其事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
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
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
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
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
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
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
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

辨事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
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
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
夜則倚烽而覘日有懸窖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
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
安焉不見樂土而不迂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
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
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
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
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莫爲用不亦踈乎
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

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
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尤患
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主帥挫傷則將乘其亂
離希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
奉淨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
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
誠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无良之類且加
懷土之情思乱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无望
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筭之可遵者也復有
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壇場大抵軍中壯
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
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怕在寡弱之卒殺戎每

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左野者悉遭劫執恣其
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
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
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
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輕重軌軌之所以行車銜
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
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
如是若聰明可徇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
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
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雙歲時欲賞一
有功翻慮无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
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

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
士卒憤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
能褒貶旣闕而不行擗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
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
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
以解躄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
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无闕爲解旣相
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
吞聲而靡訐誣善者罔上而不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
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
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入之
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
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揔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
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
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
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殺邊數則蓋寡且又
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敵動則中國懼
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
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
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
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
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

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由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
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
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
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
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退桡離指非乎戰陣之前是
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
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
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
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
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
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

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
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
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
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
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
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
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
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
能則當閔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
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
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費蓋所謂曰省月試餼廩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

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其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平矯佞行而廩賜厚績孽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

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旣委其事旣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鉄鉞

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允靖難則不可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踈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迂如風颺駟

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殺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推剽嗇夫樵婦整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摠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已不究事情用帥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

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閩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轉邊軍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勸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壇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

俟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
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役
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
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乂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
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聲陳狂愚惟所
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竇叅事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叅事卿等所奏
雖於大躰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
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叅在彼處交通
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
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

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孤疑豈願
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
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又掌貨財當時亦招
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
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選所宜重慎竇叅
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
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
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
搆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容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群情
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氣留眷
聰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躰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濫於

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正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
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
絕恐事躰不穩即且流貶向從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
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
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
條派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
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
躰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
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
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

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
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
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欵密之中都無邪辟
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真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踈
忌若論今者險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以來所行必應
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
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
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
何能特立不群竇參以秉鈞衝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
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
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

竄近親當時已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
竄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
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
誰不疑懼中外凶二殊非令歆臣商量除同謀陰邪事
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贓
竇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
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叅身既遠貶亦恐
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
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會府

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
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
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
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
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
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彙憲之中念終於
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
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翰林國史院官書

陸宣公文集卷第十

奏議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又奏量移官

又進量移官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綰狀

國史院官書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剗贍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
 今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綰等以申
 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
 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佻倖
 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
 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
 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
 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
 盜跖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
 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

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
 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味見田緒使人臣
 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
 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
 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綰等令剗贍便領却迴
 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虫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
 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
 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
 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莫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
 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蠲

域為殃既巨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射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為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既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不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万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万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鄉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盈聖情愛人以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

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万榮摠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身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万榮汴州節度使狀

石希顏奉宣進止万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万榮須與改官

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之辱當與任
待罪宰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
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
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
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陪授當其力則
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
負巨力而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實大器尚慮傾
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
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方榮因人之
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
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
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

與之相得纒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
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師而謀代其權不
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
上敗謂僭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
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
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
者猶寡况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
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怕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
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
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
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
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

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躋過闊
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
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
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
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
控淮浙北輔滎灤躬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
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亘斯謂大矣及神功
入覲溝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貧因循之便易
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
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
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
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躋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

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臣鎮如茲幾將十載
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
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近談矚且
為完軍制持東方尤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湊
代之士寧兇頑輒敢恣睢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
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
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
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弊然垣翰之軍鞠為汚染
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万榮
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
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
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

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與勸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爲將慢上虐人万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計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爲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无辞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乱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身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兹一夫尤未可保徒乱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万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

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万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万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乱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万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无所親遠无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

察納臣即與趙憬等商量應須処置事宜具作條件聞
奏儻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北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
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北府折今年秋稅和市
草一千方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
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
者伏以制事之躰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
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眷旨常
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
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
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

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開宸慮者乎延齡欲衛已能
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遼落旣圍告闕煩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
京北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万束其中除留
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
万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方僅能畢今若
更徵一十方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較併徵三年
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當時物力有窮求取无
藝其為騷处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
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
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旣闕西成曷期

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以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一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尤用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骨臆斟酌依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

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煩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即難弃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稟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橐籥纒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且料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

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不關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寬讀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羨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開霽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身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身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沒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躰宜疾速故赦書曰以五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息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

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頌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弃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派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計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躰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眷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錄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舍引之美庶增誘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躰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遐荒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飭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郵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

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
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
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
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
在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
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
任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
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
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繼承天寶之亂展轉流弊
以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
以猜嫌之慮易惑人心將謂負譴之人悉苟樂禍之意
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

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險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
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
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固
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
無猜嫌有懲沮而无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
其自新不儆則浸及威刑不勉而復加黜削雖屢進退
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又知復
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
便謂姦免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
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入之情窮則思變含悽
貧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惡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
王開懷含垢之大体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

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
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比一道郡邑稍優於舊
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
改已至闕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
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爲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壇域不離於本
道迂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
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
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
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
失倫累備併示人疑慮射人非弘幸者聖聰更賜裁
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爲急若無儲蓄是奔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躬國職台分憂奏減河
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屢頒歲順成
二年之間緣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万石
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
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之絕及不承別
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
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
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
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辨集
過事之後准勅合填迄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

宣十
食例皆闕供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
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
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
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
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
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
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壇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
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陸宣公文集卷第十

